

奥尔巴赫喻象论的历史现实维度 及其内在紧张*

史笑添

内容提要：喻象是圣经及圣经研究的重要概念。奥尔巴赫批判地发展了古代教父们的喻象解释，不仅主张喻象本身的历史真实性，而且主张其所预示或证实的其他事件的历史真实性。这一喻象观意味着奥尔巴赫以犹太文化的现世倾向统摄了《旧约》和《新约》，既赋予了彼世肉身一物质性，又将现世与彼世联为一体。奥尔巴赫继而将这一喻象观作为理解、诠释自圣经以来西方文学发展史的一条通径，且将是否兼具历史具体性/个人主体性和历史必然性/客观真理性作为文学摹仿现实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这一标准看似存在着矛盾，但是奥尔巴赫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存在主义熔于一炉，指出个体存在处于历史精神的客观必然之下依然可以保有自由，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领悟、抉择不仅完成了个性与个人意义，也更加丰富地展现了历史精神。

* 本文在写作、修订过程中，蒙华东师范大学褚潇白老师及“神学美学”课程诸位同学悉心审阅，惠赐宝贵建议，于此谨申谢忱。

关键词：奥尔巴赫，喻象，圣经诠释，历史现实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Auerbach's Theory of Figura and Its Internal Tensions

SHI Xiaotian

Abstract: *Figura* is a key concept in the Bible and biblical study. Auerbach critically developed the figu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fathers, asserting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not only of the *figura* itself, but also of the other events it predicts or confirms. This figural reality implies that Auerbach unified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with Jewish cultural emphasis on the present world, endowing the other world with corporeal-materiality and integrating the present world with the other world. Auerbach then took this figural realism as a way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ture after the Bible, and claimed that the basic criterion of literary mimesis is whether it engages both historical concreteness and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objective truth. This criterion appears to present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existence and historical necessity, but Auerbach merged Hegel's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existentialism, and suggested that individual existence can still be preserved under the objective necessity of historical spirit, and that people's perception and choices in daily life not only fulfill individuality and personal meaning, but also more fruitfully reveal the spirit of

history.

Keywords: Auerbach, Figura, Bible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realism

Authors' contact inf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2943450998@qq.com

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以罗曼语文学学者的身份打通宗教、文学、史学诸多科目，深受20世纪西方文化界瞩目。他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被“学界誉为过去五十年里出版的美学和文学史领域内最重要最出色的著作”^①。相对于奥尔巴赫在西方的重要地位，汉语学界的相应研究显得冷清许多，^②这与奥氏涉及学科庞杂、表达晦涩朦胧的学术特点不无关系。因此，有必要找到一条贯穿奥尔巴赫学术的线索，以便从中着手进行相关探究。

①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206。[Rene Wellek, *Jindai wenzue pipingshi*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trans. Yang Ziw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20), 7:206.]

② 迄今为止尚无研究奥尔巴赫的汉语专著。以本文主题奥尔巴赫喻象思想为例，国内进行相关探讨的代表性论文有罗晓的《论埃里希·奥尔巴赫的历史诗学》（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8）。孙尧天的《摹仿：在文学与历史之间——读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6年第1期，97-104。路程的《从透视法隐喻看奥尔巴赫〈摹仿论〉的文学史书写》，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以上论文都指出喻象在奥尔巴赫文学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并凸显奥尔巴赫赋予喻象此世真实性的努力。但奥氏喻象思想在宗教、哲学方面的紧张、化解，以及化解过程中体现的奥氏相关思想，均还有待论述。这也表明我国的奥尔巴赫研究总体上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奥尔巴赫的喻象 (figura) 思想或许是一个较好的突破口。奥氏在 1938 年写出《论喻象》(Figura), 梳理辨析“喻象”词义的古今流变。在 1946 年出版的代表作《摹仿论》中, 他将喻象作为框架结构与诠释方法, 应用于这部旨在描绘“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历史的著作中。^①“喻象”概念原本从圣经而来, 基督教早期教父对之多有阐释, 奥尔巴赫则在一定程度上改换其意蕴, 将之应用于文学史的阐释, 将其对西方宗教、文学、历史、政治的种种思索都通过喻象表现出来, 可见喻象在奥尔巴赫的学术体系中占据了关键地位。另一方面, 自《摹仿论》诞生伊始, 奥尔巴赫的喻象论就不断遭遇责难和题外的发挥。如库尔提乌斯 (Ernst Robert Curtius) 等人指责奥氏将喻象原则“扩大到了不太合适的地步”^②, 而怀特 (Hayden White) 等历史诗学专家又本着“六经注我”的原则写下《喻象现实主义》(Figural Realism) 等阐释奥氏喻象论的著作,^③甚至连韦勒克 (René Wellek) 等人对奥尔巴赫学术的批评与喻象也不无关系。以上种种论争, 虽然发展了对奥氏喻象论的研究, 却也使它益发暗昧不明, 莫衷一是。综上所述, 无论本

① 另外, 奥尔巴赫在《中世纪文学的预表象征观念》(“Typological Symbolism in Medieval Literature”)、《但丁和维吉尔》(“Dante and Vigil”) 等文中, 也表达出对喻象的思考。

②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 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685。[Erich Auerbach, *Mofang lun: Xifang wenxue zhong xianshi de zaixian*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 Wu Linshou, Zhou Xinjian, and Gao Yant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685.]

③ 海登·怀特对奥尔巴赫喻象思想的研究重在探讨“假定对象的概念”的生产, 并联系尼采等人的谱系思想、诗学隐喻展开论述。怀特的研究是为自己的历史诗学张目, 因此他将喻象看作纯粹的史学理论, 忽略了其中被奥尔巴赫重视的犹太—基督教、黑格尔历史哲学等关键思想。

着单刀直入还是正本清源的目的，我们都应对奥尔巴赫的喻象论作出进一步研究。

一、喻象在圣经中的历史真实与感性内涵

“喻象”概念早在圣经中已经出现，例如《罗马书》5:14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①，《马太福音》1:22亦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凡此种表述皆引起后人注意，将喻象视为圣经的重要概念之一。奥尔巴赫将基督教的喻象观念总结为：世间事件不仅意味着它本身，也意味着它预示或证实性重复的其他事件。事件的关联并非时间或因果的发展，而是上帝安排中整体的各个环节及其不同反映。作为预示的事件称作喻象，作为证实的事件称作成全（fulfillment），而成全本身又是后来之事的喻象。^②奥尔巴赫自己的喻象思想基本沿袭基督教喻象阐释的结构，但在辨析成分和应用阐释时与后者颇有差异。

奥氏在《论喻象》中深入探讨了基督教早期教父对圣经喻象的释读，后者的共识是圣经喻象兼备历史—文法意义与灵性意义，但他们释读圣经时采用的方式不同，使其中某一意义得到强调，而另一意义相对消隐。正如学者所言，在阐释圣经时

① 和合本、思高本等皆将“喻象”译作“预像”，但中译本《摹仿论》中朱生坚译《五十周年纪念版导论》《〈摹仿论〉附论》，及后来研讨奥尔巴赫思想的中文论著皆将之译为“喻象”，沿袭成为常例，因此本文亦遵循这一译法。

② 参见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654。

灵与字面这“双重意义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是不能共存的”^①。奥尔巴赫将教父思想总结为两派，一派以奥利金为代表，侧重寓意阐释（allegory）模式，重视喻象的灵义；另一派以德尔图良为代表，强调喻象的历史—文法意义。

奥尔巴赫认为奥利金的阐释中“神秘、道德的成分无疑遮蔽了严格的历史元素”^②。奥利金将圣经结构分为体、魂、灵三部分，对应字面、引申、灵性三种意义，晚年更是将从圣经上下文引申得出的属魂意义也归入字面意义，因为对属魂意义的领会仍然依靠人类理性。从中可见奥利金对灵性意义的强调，他“认为圣经的每字每句都隐含着属灵寓意”^③，提出“有形事件是属灵事件的预表，历史事件是知性事件的预表”^④。换言之，其寓意阐释努力从字面意义攀向灵性意义，他虽未废除圣经的字面意义，但后者只是其阶梯，一旦抵达灵性意义，便不会返顾其中的历史—文法。^⑤因此，当奥利金采用寓意解经来释读圣经文本中的灵性事件时，文本中字面意义的具体真实

① 李勇：《寓意解经：从斐洛到奥利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81。

[Li Yong, *Yuyi jiejing: Cong Feiluo dao Aolijin* (Allegory: From Philo to Origen)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14), 181.]

② Erich Auerbach, *Scenes from the Drama of European Literature*, trans. Ralph Manhei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36.

③ Ronald E. Heine: 《英译本导言》，载俄里根：《属灵的寓意——〈约翰福音〉注疏》，上册，柳博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Ronald E. Heine, “Ying yiben daoyan,” in *Shuling de yuyi: Yuehan Fuyin zhushu*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version of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y Origen), trans. Liu Boyun (Beijing: Huaxia Press, 2010), 1.]

④ 同上，300。

⑤ 海涅（Ronald E. Heine）也认为：“他的前提是圣经的所有文本都必须提供属灵教训。……在俄里根（即奥利金）看来，历史性陈述是缺乏价值的。”见 Heine: 《英译本导言》，19。

就遭到了遮蔽。奥尔巴赫旗帜鲜明地反对奥利金的灵义阐释法，在他看来，圣经中真正能让后人领受上帝意旨的绝非事件的抽象意义，而是文本中历史具体真实可以感知的意义。

《论喻象》继而研究了强调圣经喻象的历史—文法意义的德尔图良。德尔图良援引圣经各篇互证，说明基督存在真实肉身，奥尔巴赫总结为：“每个事件只包含唯一的精神性因素，即理解能力，我们借助它在成全中辨认喻象”^①。从这一例子看，德尔图良似乎将阐释限度置于奥利金意义上的属魂层面。确实，他提出：“先知不会单以象（image）来说话，否则我们就无法领会；包括在《新约》中，绝大多数的象只能通过字面意义理解。”^②虽然奥氏此处并未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他本人的观点却契合于德尔图良对具体历史的关注。例如，他在《摹仿论》第八章中推出“喻象现实主义”^③一词，认为但丁的《神曲》不仅符合而且还空前发挥了圣经中的喻象现实观。但丁在《神曲》中强调：上帝令罪人在尘世的本性经历于彼世得到保留，而且更为明晰强烈。奥尔巴赫借他最崇尚的但丁表达了对具体真实历史的重视，连奥利金心中真实永恒的灵性意义也呈现为上帝对尘世经历的保存意愿。奥氏通过论述，实质上限定了抽象灵义的阐释范围，强调以历史—文法入手还原圣经事件的具体真实。德尔图良等教父或许是奥氏的思想来源之一，二者都认为圣经的字面意义至少可以与属灵意义并行不

① Auerbach, “Scenes from the Drama,” 32.

② Ibid.

③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235。引用时据 Willard R. Trask 1974 年英译本将译文原文的“形象”改为“喻象”。

悖，属灵意义也必须以某种人可以认知的方式呈现。^①但是，奥尔巴赫的喻象思想还格外强调圣经的感性维度，认为对字面意义的认知不仅牵涉到理性思辨，还以感性的认知乃至激荡为前提。这一点当是奥氏的新见。

奥尔巴赫对感性的高扬显著体现在他与奥利金的分歧中。二人都承认圣经喻象的历史真实，分歧在于奥利金最终要求成全作为灵性的事件，而奥尔巴赫依然要求它的历史真实性。奥利金问道：“我本是要聆听圣灵对人类的教导，如果我听到的只是‘亚伯拉罕站在树底下’，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②奥尔巴赫在《摹仿论》第一章中提出，“感官性的生活材料”构成无可替代的“感官性魅力”^③，这可以视作对奥利金的回答。圣经作者之所以能将事件从传说变为历史，是依靠感官领会弥合事件与文本的鸿沟，构成历史真实，而圣经的宗教目的恰恰“决定了对历史真实的绝对需要”^④。换言之，基督教对历史真实的需求派生出对感官性的需求。当人的感官性获得满足，他才能感受到面前的人物事件是有血有肉的，进而产生某种内心感受。感受的重要性缘于它是虔信的基础，《摹仿论》第二章提到，《马可福音》中彼得经历一系列情感的摇摆才领会了命运和情感的冲突，并最终抵达虔信。而虔信又是灵义阐释的基础。奥利金曾说：“凡心存疑惑或者不配的人，就不能了解

① 奥氏在《论喻象》第二章中引用奥古斯丁的一段话更能说明这一点：“圣经即使对小孩子也是合适的，它并不回避字面表达，我们正是凭借它滋长了更深的理解，一步步领略到神圣崇高的事物。” Auerbach, “Scenes from the Drama,” 39.

② 奥利金：《〈创世记〉布道词》4:3，引自 Heine：《英译本导言》，14。

③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15-16。

④ 同上，16。

这真理”^①。经过奥尔巴赫的强调，可知奥利金对灵义的探求到最后也需与感性相结合，圣经那具体真实的感受正是通往虔信的向导。

这里还牵涉到一点，奥尔巴赫拈出的“感官性的生活材料”是客观地具有感官性，还是浸染了主观感受？奥尔巴赫提出：“历史写作乃基于个人自己过去的经验”^②，尽管他未直接提到圣经，但圣经作为一部具有历史真实的书籍，自然也在其论述范围中。从奥氏此语可知，相对于将感受限制在对历史事件的还原中，他更倾向于令个人感受在对象内驰骋。^③但是，没有客观限制的主观自由最终可能脱离对象自说自话。《摹仿论》第十七章对席勒的批评可以视作一个例子，奥尔巴赫认为席勒使“特殊事件的偶然性以及个性和感情受到了过多的关注”^④。奥氏在《尘世诗人但丁》（*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中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表现出他对偶然性的观点。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将诗的应然与历史的已然完全分开，指出这一思想本质上认为，“实际发生的混乱和不统一并非源

① 奥利金：《论首要原理》，石敏敏译（香港：道风书社，2002），264。[Origen, *Lun shouyao yuanli* (On First Principles), trans. Shi Minmin (Hongkong: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02), 264.] 另参见李勇：《寓意解经》，93。

② Auerbach, *vier untersuchungen zur f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bildung*. 引自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20。[Ankersmit, *Lishi biao xia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rans. Zhou Jianzhang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0.]

③ 参见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220-222。亦参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92。

④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522。

于注视它的眼睛的不足，而是存在于发生本身。”^①在奥氏看来，一切所谓偶然都是观察不足所致，其实依旧是某种必然。但必然又寓涵于殊相的个性中，并由它丰富呈现。这句话同样可以表明奥尔巴赫对主观感受的辩证观点，个人应当凭借个性来感受偶然事件，但偶然事件隶属于历史的必然，因此观者又须认知时代的客观大势，使主观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化，也就是化“主观”为“主体客观”。体现这种辩证思想的典型是《摹仿论》第十八章对巴尔扎克的论述。巴尔扎克在构成环境的人、物中体会到“妖魔般的”力量，其体验没有客观凭据，来源于个人激情的天性和浪漫的生活方式。然而，奥尔巴赫又认为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理由是：巴尔扎克始终具有历史意识，因而上接所处时代的精神形式，“强烈、感性地意识到过去时代的环境风格统一”^②，亦意识到其时代中“任何生活空间都具有道德、感性氛围”^③。基于这种认识，他凭借对具体画面的强烈感官性的着迷，出色地描绘了中等阶层、小市民阶层以及外省情况。但是，巴尔扎克难以表现精神生活的高度。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巴尔扎克过于放纵主观，其过于独特的个性致使他不能完全融入那一时代的民众精神，因此他无法像《马可福音》的作者那样在其中见出崇高精神运动的萌芽。从上文论述可以看到，奥尔巴赫所说圣经的“感官性的生活材料”^④同时拥有主体与客观双重性质。因为在奥尔巴赫看

① Erich Auerbach, *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 trans. Ralph Manhei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7.

②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561。

③ 同上，560。

④ 同上，16。

来二者不应割裂，良好的主体感受必然能通往客观真理。

从上文所引奥尔巴赫的论述可以见出，奥氏的喻象思想不止停留在对圣经的释读之中，而是将喻象阐释作为贯穿、诠释自圣经以来西方文学发展史的一条通径。《摹仿论》作为一部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史，以文体混用（the mixture of styles）为表征。^①奥氏认为文体混用肇自圣经，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严肃写实主义、19世纪初法国现代现实主义是它的两座高峰，但两次事件的条件和结果不同，它们所属两个时期的现实观迥然有别。为了说明两次文学运动的关系，奥氏使用了喻象阐释的方法。但《摹仿论》对喻象阐释的运用又不限于此，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奥尔巴赫利用喻象—成全模式来提供西方文学史的历时性情节。它提供了文学史连续阶段，至少是文学实践共同传统的连续阶段之间的调解原则。”^②整部《摹仿论》中的作家作品或文学思潮都可以视作一个个喻象与成全。在每一个喻象中，作家都充分发表他们面对事件的个性感受，而奥尔巴赫借此分析个体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交融状况，由是判定它们的异同得失。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展现出他的历史主义，他对任一作品的分析都是具体的，因为他服膺维柯的见解：“每一个文明和每一个时期都可能有完美的审美……必须被理解为个体条件变化的产物，必须根据各自的发展来判断。”^③但这

① 文体混用是对“文体分用”的反拨，它突破修辞限制，用高等文体描写日常生活与低等阶级，赋予它们悲剧崇高。这样，在文学中崇高就获得了普遍性，可以发生在一切现实与阶级的精神运动中。参见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652-653。

② White, *Figural Realism*, 91.

③ James I. Porter, ed., *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of Erich Auerbach*, trans. Jane O. Newma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36.

些各个不同的喻象又汇入历史长河，总体构成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史的展开。

应当指出，即使《摹仿论》的大多数篇目都不涉及圣经释读，奥尔巴赫的喻象观依然不脱离圣经而独在。这不仅是因为喻象概念肇自圣经，更因为基督教认为人类历史的展开体现了上帝的意志。萨义德认为但丁之后西方概念中“现世完全是历史性的”^①，与彼世对立。奥尔巴赫却表明，即使在基督教难以被全部人类虔信的时期，人类的所思所行依然符合圣经喻象表现出的观念。因此，《摹仿论》的这些部分不仅维护了圣经的真理，还前所未有的地发展了对圣经的阐释。从表面看，《摹仿论》以喻象为框架和方法探讨文学对外部现实的再现问题，众多个体凭借自己对现实的感受，将个性与时代客观进程熔于一炉，不仅呈现出缤纷色彩，还以复调方式勾勒出历史的主旋律。它们通过正反合的交织对话，最终无限地接近历史精神的无限。事实上，《摹仿论》中的许多论述都超出了单纯的文学范围，甚至其《卢梭的历史地位》（“On Rousseau’s Place in History”）、《帕斯卡的政治理论》（“On Pascal’s Political Theory”）等论文都无涉文学研究。奥氏仰慕的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会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能找到”^②，而文学作品无疑是人类心灵变化的最活跃的舞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五十周年纪念版导论》，载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xxvi。[Edward W. Said, “Wushi zhounian jinian ban daolun,” in *Mofang lun* (introduction to the fiftieth-anniversary edition of *Mimesis*, by Erich Auerbach), xxvi.]

②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54。[Vico, *Xin kexue* (New Science), trans. Zhu Guangq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9), 154.]

台之一。如此,则奥尔巴赫的喻象思想要考察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这个世界,他希望由此通向圣经的真理。这一宏大的目标正是基督教喻象观力图囊括的,但正如前文所述,奥氏喻象思想同基督教喻象观存在一定区别。笔者在下文试图论述的是,奥尔巴赫的圣经阐释依据着一种独特的思想,即以犹太文化为根基,统合还原基督教义后形成的犹太—基督教思想。奥尔巴赫认识到基督教自犹太文化中产生,因此两种看似面目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化异为和的可能性。

二、奥尔巴赫喻象观和犹太—基督教思想下的圣经阐释

奥尔巴赫对基督教喻象论的评价遭到若干质疑,但进一步看,奥氏的宗教信仰为他的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奥尔巴赫曾这样描述自己:“我是个普鲁士人,信仰犹太教。”^①喻象的阐释应用之争,实际上反映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教义之别。但奥尔巴赫对喻象的改造并非刻意歪曲,而是站在犹太文化的立场上重新消化基督教喻象论。奥尔巴赫常常使用“犹太—基督教”(Jewish-Christian)一词强调犹太教与基督教同属犹太文化的一体性。

奥尔巴赫援引圣经作为依据,认为从早期基督教历史来看,第一批皈依的基督教徒就生活在犹太人中间,他们也自犹太文化中诞生,对犹太历史、宗教十分熟悉,“新的犹太基督教徒在《旧约》中寻找耶稣的兆象和确证,并将这种阐释置入传统,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五十周年纪念版导论》, xii。

这是很自然的”^①，多数信徒都相信耶稣是第二个摩西。因此在他看来，《新约》的大部分篇章与《旧约》一样都是犹太文化的产物。然而，保罗由于犹太基督教徒遭受的攻击责备，感到“这些犹太概念混杂了对犹太基督教徒观念的公开恶意”^②。基于这一信念，保罗剥离了犹太教思想，将《旧约》阐释为《新约》的喻象，去除前者作为律法的权威。奥尔巴赫在《论喻象》第三章中批评灵义阐释道：“和喻象阐释一样，它也改变了《旧约》，以色列的律法和历史在它那儿也失去了民族性和大众性。”^③ 奥尔巴赫对灵义阐释和喻象阐释怀有一种共同的不满，它们使《希伯来圣经》为《新约》服务，脱离犹太文化的根基。因此他批判的对象不仅是侧重灵义阐释的奥利金，还包括了坚持《旧约》为《新约》喻象的德尔图良与奥古斯丁等人。可见，奥尔巴赫希望重新定义圣经的喻象。

不过，如上章所述，奥氏对德尔图良以肯定居多。他欣赏后者对圣经喻象之历史真实的倡导，同样也指出保罗的阐释反而使《旧约》“获得了具体的、令人激动的现实”^④，因为基督教徒对灵义的领会必须渗透在此世的历史真实中。我们可以从《摹仿论》中看到，奥氏认为这种对此世真实的重视植根于犹太文化。《摹仿论》第一章提道：“犹太人对神的想象不仅仅是一种原因，而且更是他们理解和表现方式的标志。”^⑤ 也就是说，犹太文化对神的虔信遵行落实于此世生活中理解、再

① Auerbach, “Scenes from the Drama,” 50.

② Ibid.

③ Ibid., 55.

④ Ibid., 51.

⑤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8。

现事物的方式。亚伯拉罕献祭故事中人物内心和外部的纷繁复杂之所以得到保存，是因为“犹太教关于人的观念”^①。犹太文化在此基点上与从它产生的基督教汇合了。不仅如此，与犹太文化同气连枝的犹太教也认为精神必须在人的日常行为中充分体现，他们相信：“我们将倾听上帝的吩咐，我们必遵行。”（出 24:7）“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箴 3:6）因此在他们看来此世与彼世并无绝对分别，此世的行为体现了彼世的崇高精神，人们应注重“因行为称义”。^②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相近倾向使奥氏见出基于犹太文化汇合二教的可能性，因此他的圣经阐释在基督教思想之外，含有浓厚的犹太教色彩，尤其是犹太教在发展中比基督教更完好地保存了犹太文化。

当然，基督教圣经阐释中超越、深刻的宗教体验确实使犹太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问题只是在于，应该以怎样的尺度吸取基督教的优长，同时又不背离犹太文化立场。答案就隐藏在基督教圣经的两种福音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被称作“对观福音”（synoptic gospels），保留了许多犹太文化对此世的重视；而《约翰福音》则受神秘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趋向于奥尔巴赫反对的灵义阐释。奥尔巴赫的《论喻象》在表达对奥利金等人的不满后，又追根溯源至《约翰福音》，重点阐释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 18:36）一语，认为：“纯粹的属灵因素当然也要进入最终成全的概念中……但它仍是真实的国，不是非物质的抽象国度。消失的是此世的

①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25。

② 参见徐新：《论犹太文化》（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36。[Xu Xin, *Lun Youtai wenhua* (On Jewish Culture) (Guangzhou: World Book Incorporation, 2013), 36.]

喻象，不是其存在，届时肉体也会复活。”^① 奥尔巴赫承认最终成全的属灵因素，但他指出即使天国也不废弃物质和肉身的因素。而且即使在最终成全里，此世依然保有真实存在，灵义阐释对这种真实存在的忽略反映出它的缺陷。由此，可以更加明晰地见出他反对奥利金式圣经阐释的因由。

另一方面，奥尔巴赫向对观福音表现出赞同和体认。如《摹仿论》第二章叙述《新约》文体混用的日常悲剧崇高，就以《马可福音》中彼得三次不认基督前后的心理活动为例，并强调：“对观福音书作者之间的差别只是次要的。”^② 奥尔巴赫指出，在这一场景的书写中，彼得身份、语言的卑下和内心深刻的悲剧摆动交融在一起，表现出平民内部的精神运动，呈现出“犹太—基督教文献的特点”^③。奥尔巴赫的阐释揭示出犹太文化潜藏在《约翰福音》“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之下的一个命题：基督毕竟降临此世，在最彻底的世俗中表现出最高的精神，精神正是在这样具体而普遍的表现中展示了它的完满。同样，人类必须从日常生活中获得对精神力量的领会，必须看到当下如何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从而发现日常生活中深刻、严肃的精神力量。这一要求表现到喻象问题中，就是在修辞上采取文体混用，展现出对日常崇高事件的体验，将事件作为文本的喻象，将作者及其时代的精神运动作为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史中的一个喻象。彼得的故事成为《神曲》、法国现实小说的喻象，同时又敞开其可能性，使每个人的精神运动都有可能作为其成全，

① Auerbach, “Scenes from the Drama,” 53–54.

②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50。

③ 同上，51。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人……也具有‘恐惧心理和同理心’”。^① 奥尔巴赫在彼得故事中强调“精神运动”时，着重呈现的是耶稣在世间显现的精神。他在世间发起的精神运动能被任意一人感知，在心中出现“钟摆的摆幅”。当彼得作好预见耶稣复活的准备时，他凭借的全然是情感与精神，不涉及灵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当奥尔巴赫把耶稣的复活归于彼得时，他把灵作为耶稣身份内在因素的那方面去掉了。……灵并不是耶稣自己身份的内在因素，而只是对他人的意义和重要性。”^② 喻象事件中的精神并非与感受各行其道，它本身是情感体验的一部分。奥尔巴赫对彼得故事的分析发挥了对观福音中的犹太文化成分，由此完成以犹太文化为基础吸收基督教教义的工程，重新定义喻象，形成他独特的犹太—基督教圣经阐释方法。

正如首章所述，在奥尔巴赫心目中，圣经之后的基督教作者里最完美地达成了“喻象现实主义”的人是但丁，奥氏对《神曲》的剖析可以视作其圣经阐释的延伸。除《摹仿论》第八章外，奥氏还著有《尘世诗人但丁》一书，认为三界作为遵循物质、伦理原则构成，静止永恒地存在，其中却充满瞬息万变的现实。那些具有伦理意义的灵魂“有时个性如此强烈，以致……超过了前两个原则。”^③ 进入永恒的死者还保留着从前使尘世生活变化的本性，在恒定中反而用心灵证实了自己的力量，更纯粹地完成了本性，甚至天界中被光芒盖住了外形表现的灵魂

①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53。

② John David Dawson, *Christian Figural Reading and the Fashioning of Ident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101.

③ Auerbach, *Dante*, 88.

也“关联着他曾经的尘世存在”^①。又如《论喻象》中阐释的维吉尔,他作为但丁向导并不消减他作为罗马诗人的尘世真实,反而“与救赎的永恒计划结合越密,就变得越真实”^②。奥尔巴赫由此得出结论:《神曲》“实际展示了尘世生活的图景”^③。对真实的摹仿其实是对尘世生活感官性体验的摹仿,尘世事件作为喻象并非虚幻。但丁既是基督教信徒,又是文艺复兴的英杰,与此相应的便是《神曲》将现实世界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它拥有基督教那肃穆庄严的体验,却又令“尘世命运的作用超过永恒境地的作用或者前者让后者服务”^④。在一般人眼中,但丁冲击了彼世神圣的地位,但奥尔巴赫却意识到《神曲》突出了人类通过尘世感受趋向真理的可能,因此空前契合了他的宗教思想,奥氏对《神曲》的阐释使他阐释圣经的方法与观念更加清晰透彻地表现出来。除此之外,奥尔巴赫还借对《神曲》的分析给出喻象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摹仿)的历史性、可变和发展似乎应该属于它最根本的标志”^⑤。《神曲》中本性的形成,恰恰来自人物在世间面对变幻事物时心中涌起的急流。古代基督教世俗与超越的恒定二维图式被丰富为三维立体,从这一点来看,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乃至伍尔夫等人的现代小说,都是对但丁《神曲》喻象的成全。不论是前者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精准剖析,还是后者间断错综的意识流,都表现出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的领会,并将这种领

① Auerbach, *Dante*, 121.

② Auerbach, “Scenes from the Drama,” 71.

③ Auerbach, *Dante*, 133.

④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 235。

⑤ 同上, 224。

会看作精神历史的一部分。

综上，奥尔巴赫的喻象论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基于犹太文化的共同表达。经过奥氏对圣经的辨析阐释，犹太教、基督教在喻象论中逐渐化异为和，进一步相互交流、相辅相成。奥尔巴赫注重喻象事件展露出的日常崇高，并将这种崇高赋予尘世的动态，真正让此世与彼世联为一体，完成了自己的喻象史观。值得注意的是，奥尔巴赫完成犹太—基督教喻象思想，是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悟入契机的。在后者影响下，奥氏喻象论不仅抉出此世事件的深刻意义，还尝试将之放入历史的宏观视野中考虑。

三、存在主义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内部紧张

如上章所论，奥尔巴赫认为犹太教、基督教可以在犹太文化的基础上交融，他由此建立了独特的方法来阐释圣经喻象。犹太文化重视此世，以致喻象阐释应从日常事物的变幻纷纭里领会悲剧崇高。从另一方面看，尘世的变幻隐含了一重命题，人必须从当下的冲突情境中领会时代现实并作出抉择。这种瞬间决断展示出人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因此又符合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大趋向，从而进入历史。从奥尔巴赫的喻象体系中，可以看到他对黑格尔学说的熟稔。当喻象事件中个人精神与时代精神一致时，它就契合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回返到精神用以展现自身的世界历史中。

奥尔巴赫以这样的方式构建了他的喻象史学。但是，韦勒克对奥尔巴赫的现实主义文学史观提出质疑。在他看来，奥尔

巴赫的现实主义要求反映悲剧的深度和历史的具象，其本质是存在主义，但“存在根据定义来看是非历史性的”^①。确实，自克尔凯郭尔开始，存在主义便立足个体化立场对黑格尔提出批评，认为黑格尔将历史看作世界精神完成自我的过程，既抹杀了个体的意义，也将其束缚在必然性中不得自由。黑格尔在拿破仑于耶拿击溃普鲁士军队后，反而称赞他：“我见到皇帝——这位世界精神——骑着马出来在全城巡察。”^②在黑格尔眼中，唯有世界精神是实在的，拿破仑等少数英雄作为其代表具备一定价值，常人则无足轻重。但在奥尔巴赫看来，人对整个尘世现实历史的领会必定源于对个体现实的觉察。他就是在这一点上批判了以福楼拜为首的通常被归为现实主义者的作家，认为他们使“角色们因为找不到自己的现实而无法找到他们的共同现实”^③。不止文学如此，奥尔巴赫的圣经阐释也面临严峻的考验：上帝摄理下的世界历史真能容许存在主义的个人当下感悟抉择，并将其看作历史的主体吗？

事实上，在奥氏对这两种哲学的批判分析中已经展露出化解紧张的努力。黑格尔历史哲学固有欠缺，但若将存在主义等同为绝对主观自由，那也是不足为训的。《摹仿论》第十七章提出：“评价各个时代及其社会不能按自己崇尚的历史模式，而是应该按照它们各自的前提条件。”^④奥尔巴赫认识到纯粹

①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217。

② 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4。[Miao Litian, ed., *Heigeer tongxin bai feng* (Hundred Letters of Hegel), trans. Miao Litia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204.]

③ Dawson, “Christian figural reading,” 112.

④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524。

主观的感受与抉择有其局限，必须化主观为主体，认识到时代的客观精神并与之契合。这一点本文首章已讨论过。如此，存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化，但主体的价值与自由又得以保留。在圣经中，上帝在摄理之余也曾考验过约伯等人，这似乎也强调了主体感悟与行为的重要性，表明它并不与客观相悖，这无疑也支持了奥氏对圣经喻象的阐释。奥氏认为个体存在的思想感受及行动受到历史精神大势的影响，又可以表征并汇入后者，这一观点在他早期的《普鲁斯特与似水年华之书》（“Marcel Proust and the Novel of Lost Time”）中已有体现。《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各种感受都“从它们所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里涌出来，这些表现他们说话的方式、姿势和动作的瞬间似乎是偶然的，但事实上却表明了他们是谁，他们事实上是怎样的”^①。奥尔巴赫又在《摹仿论》第二十章谈到伍尔夫《到灯塔去》等现代主义小说，它们任意抓住生活瞬间与当事人内心活动，却总能展现“这个事件的范围及其与其他事件的联系”^②，使看似孤立特殊的事件“涉及人类基本的和共性的东西”^③，获得普遍现实深度。这种共性显示出看似纷纭的人、事都不能脱开时代精神的塑造，纷纭与复杂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还汇入且丰富了读者对时代精神的认知。不仅小说中人物是如此，作为作者的伍尔夫也处于时代精神的影响中。奥尔巴赫指出一战前后人类视野的开阔、知识思想与生活方式的飞速发展反而导致他们无法看到变化的全貌，个性感受的碎片化从中产生。但伍尔夫从自己个性中认识到了时代的这一特征并深挖了下去。在她的

① Porter, “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161.

②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650。

③ 同上，651。

笔下，人们欣慰地看到碎片化的表象之下反而深藏着更多的共同点。人们可以共同分享主体感受、思维，最终在时代精神的大势中相遇。因此现代主义反而空前地印证并丰富了奥氏的圣经喻象阐释，人在与基督教、与他人疏离，失去以往的依傍后，更加显著地呈现出虔信与行动的能力，从而趋近圣经记载的真理。

这意味着，以圣经为源头，直到今日的现实主义文学都表明人在必然中依旧可以保有自由。他可以意识到时代精神对自身的塑造、驱使，并且能够积极地作出行动以应和它。正因为其个性由历史精神影响，所以当他充分认识自己，在行动上像儒家所说的那样“尽己之性”时，他已经汇入了历史精神。这种汇入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同时揭示了历史精神的某一部分，丰富了我们对其的认识。伍尔夫小说表现出“全新的和非同寻常的东西”^①，她的发现全系于自己积极的认知与书写。就是在这一点上，奥尔巴赫批判地接受并汇合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存在主义。黑格尔认为人“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还有潜伏在这些行动中的某些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呈现在他们的意识中，而且也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却也一起完成了”^②。这里的“某些东西”就是世界精神，人只是在无意中被其利用的工具。而奥尔巴赫的存在主义恰恰表现在，当某个特殊事件猝然发生时，他肯定人能够从中意识到时代精神与自身命运汇合，并自觉地选择行动来充分完成自己，同时丰富了

①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650。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8。[Hegel, *Lishi zhexue*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Wang Zaos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28.]

历史精神的表现。奥尔巴赫观点的另外一面是，如果人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时代精神中所处的地位，亦未积极作出行动，那么历史精神就将在他身上晦而不显，他也无法尽其个性，达成自己应有的意义。例如《摹仿论》第十七章严厉责备歌德，认为他的贵族情结导致其反对法国革命，以致不能从内部力量捕捉历史发展，错失振兴德国的机会。因此，历史客观限定下的存在主义仍然极为重要，个人的完成、历史精神的彰显都依赖于此人对历史发展的认知与抉择行动。这一观念在圣经中已经出现，如果说圣经记载的上帝考验人类凸显了虔信在行动中的重要，那么圣经的字面—文法特征则表明：通过感性领会灵义既是人的局限，也是人的特质。人不能领会全部真理，但当他充分体会并努力达成降临于自身的那部分真理时，这种饱含个体色彩的领悟与行动便在时代与历史中得到最终成全。

如此，奥尔巴赫化解了自己圣经喻象阐释中黑格尔历史哲学与存在主义的紧张，使个性认知抉择与历史精神客观演进相互交融。在圣经中，虔信不是一种单纯的意念，而是兼有认知、抉择的行动内涵。奥尔巴赫在《尘世诗人但丁》第一章指出：“耶稣发起了一个运动，其本身不能保持纯粹的精神性质。”^①耶稣必须道成肉身降临此世，深入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他发起的运动也必须由人类参与。因此人类面对的不是抽象的意义，而是身边具体鲜活的事件，他们面对耶稣的运动拥有自主性，其认知、抉择的时刻就是存在主义看重的紧要关头。而且圣经中“基督的故事不仅揭示了个人生活的强烈，还揭示了它

① Auerbach, *Dante*, 12.

的多样及其形式的丰富”^①。正因为上帝意志是普遍必然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置身其外。但每个人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感受，他们以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认知这一活动并作出抉择，在必然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殊相，最后却总能通过个性的完成抵达同一种历史精神，于是又为上帝增添了荣光。上帝意志的必然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削弱个人存在的价值，反而为后者完成自我个性提供了助缘，因为它是自我探索路途中的指南针，使主体感受认知走在正确的客观道路上，避免泛滥无归。在奥尔巴赫心中，圣经喻象表明了上帝意志必须与个体存在相互成就，二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他批判灵义释经的原因之一，他认为灵义阐释对主体感受的忽略导致人们对具体现实的认知能力萎缩，因为“唯灵论已经成为一种陈腐的理性主义，表现在相信上帝会帮助真正的信徒战胜异教和异教徒。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或是缺乏对文化的提炼，或是面对命运无法生出神秘的感觉，他们无力解释事件并将其编织成一个活生生的整体”^②，灵义阐释对圣经字面意义的遮蔽最终必然导致丧失个人的感受认知能力，仅能寄希望于上天的护佑，这种局面到但丁那里才被重新打破。

综上，奥尔巴赫强调了主体与客观的并行不悖，由此既限制又调和了他喻象思想中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与存在主义成分，并将之回溯到作为源头的圣经中。在此基础上，他秉承犹太—基督教观念阐释并发挥圣经的喻象观念，指出在上帝的计划下，人依然需要从此世的具体真实中感受、领会历史精神的趋向，

① Auerbach, *Dante*, 14.

② *Ibid.*, 18.

并积极做出相应行动。这样一来，奥氏对黑格尔、存在主义的思考便汇入到对犹太文化重视此世积极行为的传统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圣经喻象阐释。

结 论

奥尔巴赫立足圣经文本辨析基督教教父的喻象思想，强调了此世历史的真实具体，以及主体客观化的感受领会，由此构建出自己充满辩证色彩的喻象体系。他将犹太教与基督教置于犹太文化对现世感受的侧重中，建立犹太—基督教喻象作为联结《旧约》和《新约》的努力，借此将圣经整体阐释为犹太文化的产物；又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存在主义熔于一炉，提出个体存在处于历史精神的客观必然之下依然可以保有自由，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领悟、抉择不仅完成了个性与个人意义，也更加丰富地展现了时代精神。在此基础上，奥尔巴赫将圣经喻象观念阐释为个人从生活事件中领会个体与时代精神关系，并积极完成自我、丰富历史精神的活动，而置于历史长河中。由于每一历史时代都有其独特性，所以不同时代中的此类事件面目不一，但这种共性使它们呈现出喻象—成全的关系。奥氏思想庞大复杂，而他的表述又较为独特乃至朦胧，因此从表面上看其喻象思想存在多重内在紧张。事实上，它们早已在奥尔巴赫消化前人，构建自己思想体系时得到了化解。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Auerbach, Erich. *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 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 . *Scenes from the Drama of European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Dawson, John David. *Christian Figural Reading and the Fashioning of Ident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Porter, James I., ed. *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of Erich Auerbach*. Translated by Jane O. Newma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White, Hayde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Auerbach, Erich. *Mofang lun: Xifang wenxue zhong xianshi de zaixian*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Wu Linshou, Zhou Xinjian, and Gao Yant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 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Ankersmit. *Lishi biao xia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ranslated by Zhou Jianzhang.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奥利金：《论首要原理》，石敏敏译，香港：道风书社，2002。

- [Origen. *Lun shouyao yuanli* (On First Principles). Translated by Shi Minmin. Hongkong: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02.]
- 俄里根：《属灵的寓意——〈约翰福音〉注疏》，柳博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Origen. *Shuling de yuyi: Yuehan Fuyin zhushu*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Translated by Liu Boyun. Beijing: Huaxia Press, 2010.]
-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Hegel. *Lishi zhexue*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Wang Zaos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 Heine, Ronald E.: 《英译本导言》，载俄里根：《属灵的寓意——〈约翰福音〉注疏》，上册。[Heine, Ronald E. “Ying yiben daoyan.” In *Shuling de yuyi: Yuehan Fuyin zhushu*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version of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y Origen).]
-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Wellek, Rene. *Jindai wenxue pipingshi*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7. Translated by Yang Ziw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20.]
- 李勇：《寓意解经：从斐洛到奥利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Li Yong. *Yuyi Jiejing: Cong Feiluo dao Aolijin* (Allegory: From Philo to Origen).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14.]
- 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Miao Litian, ed. *Heigeer tongxin baifeng* (Hundred Letters of Hegel). Translated by Miao Litia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Vico. *Xin kexue* (New Science). Translated by Zhu Guangq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9.]

(邱业祥 编)